



欲望高速

sina 新浪文化·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新浪读书原创签约作品

◆ 何彩维 著

欲望高速

升迁路上，
得一寸恰到好处；
诱惑边沿，
退一步如临深渊。
职场的忠诚与诡计，
欲海的沉醉与悲催，
灵魂的挣扎与救赎……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IS

欲望高速



何彩维 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欲望高速/何彩维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 2

ISBN 978-7-5404-5663-4

I. ①欲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92881号



欲望高速

何彩维 著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曾昭来 吕苗莉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星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10 mm×1000 mm 1/16

印张: 20

字数: 310,000

印数: 1-1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663-4

定价: 2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第一章

北西市委组织部干部考察组于昨天进驻东南县。

代理局长李大为像往日一样，准时在八点整跨进东南县公安局大门。无论迎面观察，还是背后琢磨，都无法从李大为的肢体语言中发现异样。

都说考察是走过场，可这次大家都在传说李大为要去掉代理二字仍旧有点悬。

去年考察，唯独李大为原地踏步踏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当官在于活动。可这节骨眼上，不知他李大为是完全相信组织不去活动，还是想活动而不知该如何活动，反正他每天照常在八点整踏进县公安局大门。这年头，不活动，岂不是坐以待毙？

人在仕途，就是图个进步。三五年没有升迁，就会心浮气躁。你想在某个位置做点实实在在的事，时势会逼着你，推着你往上爬。上不去，人家会说你不会活动，没有靠山，得罪了人……官场就是一个磨盘，自有它无形的魔力。真能够做到超然物外，也不失为一种境界。

李大为喝了一口茶，打开窗户，透透气，看看窗外的风景。一株挺拔的绿化树正好跃入他的眼帘，办公室主任唐秀丽婀娜的身影正从树下飘过。李大为的视线没有聚焦，模糊地随着那团身影漂移了几米，继而快速地扫过公安局大院。在一回头一转身之后，视线定焦在办公桌上的两份文件上。

李大为顺手拿起《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》和《公务员职业道德

培训大纲》，坐下来，看着，琢磨着。

这时，敲门声惊醒了他。“请进。”李大为例行公事地说。

“早上好，局长！”唐秀丽推门进来，随手关上门，忽又把门打开一点，恰到好处留出一条缝。舌头底下压死人。漂亮的女下属与上司同处一室，门窗紧闭，会让某些人想入非非的！她是李大为一手栽培的，蓄意攻击李大为的人曾拿这事做文章呢。现在正值敏感时期，决不能给某些人落下话柄！男女关系，愈描愈黑。不过，办公室主任就是领导的耳目，该汇报的还是要汇报。

“唐主任，有事吗？”李大为抬起头，问道。

唐秀丽心直口快，好心提醒说：“李局长，北西市考察组已经进驻东南县，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闲情逸致呆在办公室看文件！不去活动，当真天上掉馅饼？”

“哦，咱们唐主任消息蛮灵通嘛。谢谢你关心。”李大为不想在下属面前谈论这个敏感话题，“考察是上级组织的事，你……你当做不知道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李大为嘴上这样说，可心里也没底。历史和现实不断证明着，权位争斗，地下活动向来都很激烈。

唐秀丽急着说：“李局长，我是有重要情况向你汇报……”

李大为不动声色，要唐秀丽快说，不必遮遮掩掩。

唐秀丽鼓起勇气，小声说：“李局，外面传开了，说你这次当不上局长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李大为脸色阴暗了一下，又马上激活笑容，“没关系，尽管说来，看看民间组织部长怎么说的。”

唐秀丽字斟句酌说：“李局，我觉得在市委还没研究干部之前，向你如实汇报，你还可采取补救措施。其实这些也属于正常的议论，你把它当做善意的提醒就是。他们说，你上面下面都没人，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用；他们还说，市局贺云飞局长对你意见最大，你当局长悬着呢……”

“是吗？就这些？”李大为苦笑说，“考察组的领导不是傻子，要相信组织。当然，秀丽，还是谢谢你告诉我。”

“李局，这不是空穴来风，我个人也觉得有一股阴风是对着你来的。我们公安局内部也有人趁机造谣生事，有的还在……还在传说我是你的人……”唐秀丽说到最后又委屈又气愤。

“你是我的人？”李大为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，马上觉得自己反应过激了，

尽量平静说，“唐主任，你也不要放在心上……”

话说到一半，门突然推开了。王政委闯了进来，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局花在此，没惊扰你们吧？”

李大为故意板着脸说：“先敲门，年纪一大把连起码的礼节都忘了？”

“冤枉，门是半开着的，还用得着敲门吗？”王政委调侃道，“门都不关紧，你们也太不注意影响，下不为例！”

“王政委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还有心思开这样的玩笑。我不关紧门，就是怕有人搬弄是非。”唐秀丽知道王政委一定是来与李大为商量考察的事，忙着给王政委泡了一杯茶，欲离去。

李大为忙叫住她，把手里两份文件扬了扬，嘱咐她多复印几份，分发到全局干警。

唐秀丽说这文件办公室还有，她马上去落实。走时，不忘把门轻轻关上。

室内只剩下两个人。王政委郑重其事说：“李局，这次考察，对你可以说是生死抉择。”

“生死抉择？没那么严重吧？”李大为面露惊讶。

王政委分析说，这次考察，只有两种结果，要么是当上局长，要么是让位走人。

李大为想想，王政委说的没错，代理局长当了两年，恐怕是个特例。不说别的，再让他代理下去，他的威信势必受影响，不利于继续开展工作。还有进步心切者，正虎视眈眈呢。没有人抵挡得住权位的诱惑，内讧其实就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争夺战。

王政委加重语气说：“李局长，考察组来了，你还是要多活动啊。要想当官，脸要放得下，手要伸得出。”

“王政委，听你刚才一席话，我纳闷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还没提上去？难道是你的官场秘笈不灵？”李大为打量着王政委说。

“嗨，我也是纸上谈兵。”王政委叹口气说，“你权当做我的官场教训吧。李局，你年轻，素质高，就是书生气重了点。下面的人说你好，一百个说你好就是一百个零，一万个说你好就是一万个零，若干个零仍旧等于零。可只要有一个得力的领导为你讲话，把这个‘一’放在那若干个零的前面，你想想，那

是什么效果？”

李大为神情凝重，思索良久，仍摆了摆手说：“王政委，谢谢你的良苦用心。说实话，我刚才也在犹豫，考察组来了，是不是也要去打点打点？现在我看了这两份文件，决定放弃了。我们还是相信组织吧。”李大为边说边摇了摇手中的文件。

王政委不好再说什么，若有所思走了。

这年头打点了，好像就有了某种底气。不去打点，反而显得你小气似的。什么逻辑？行走官场，有点书卷气不好吗？难道官场之人只需要霸气匪气？难道进步就一定要活动和运作？李大为感到齜齜，甚至有亵渎组织之嫌。可是你不去活动，丢了官帽，墙倒众人踩啊。你没提拔，人家会说你没本事，弃你如敝屣。

别歪想了。好像不去掉代理二字，组织就对不住我似的，什么思想？何日去掉代理二字是组织上的事，个人又不能左右组织。看看自己从一个普通刑警成长为代理局长，还不是全靠组织栽培？两年前，李大为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刑警，但他位卑不忘民怨、不忘忧国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居然斗胆将东南县黑恶势力作恶一方的事反映到了中央。没料到，他这个小刑警的一次小举动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，一场震惊全国的打黑风暴席卷而起！公安部黎副部长坐镇东南县，原县委书记廖斌和公安局长周建军等涉黑贪官落马，张振威和彭得胜两个黑社会团伙被摧毁，李大为脱颖而出。

回顾成长历程，李大为充分信任组织，也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。

李大为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，思索着，仿佛要作出一个重大决策。

两年过去，东南县的黑恶势力全部摧毁了吗？不，残渣余孽还隐藏得很深，有的随时可能沉渣泛起，甚至死灰复燃。眼下，李大为的案头至少还压着三件大案：两年前在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枪杀彭得胜案；两年前同一时段张振威腾飞公司打砸案。尽管这两起案子是黑吃黑，激不起天怒人怨。可案子不破，黑恶势力就没法铲除。另外，“721”大案更是李大为心中的痛，残暴杀害两个花季少女和她们爷爷的凶手至今还不知是何方恶魔！

三起案子发生的时间前后不超过一个月！难道冥冥之中这三起案子有关联？东南县黑老大张振威腾飞公司被砸，十天后“721”大案发生，仅仅过了三天，黑社会头目彭得胜于青天白日被一伙人枪杀。很多人揣测，腾飞公司是彭得胜

一伙人所为，彭得胜暴毙有可能是张振威疯狂报复！可“721”大案与黑恶势力有关吗？难道……难道凶手是黑道中人？对啊，作案手段极其残忍，凶手必定心狠手辣，是惯犯，而且很可能不只一个凶手。

李大为无数次做过这样的大胆推断。但很遗憾，至今没有任何证据、哪怕一丝线索来支持他的推断。

在他无数次的推断中，一个女人无数次地在他脑海浮现、无数次地在他心底撞击！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前妻蒋曼玉。记得腾飞公司遭打砸时，蒋曼玉就在现场，打砸中还受了伤。

李大为曾想在蒋曼玉那儿获取一些有价值的线索，蒋曼玉确实也提供过一些信息。但是每一条线索最终都在云遮雾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这一次，李大为还是想通过蒋曼玉，去掀开腾飞公司的金钟罩。

但蒋曼玉不在东南县，也不在北西市。她于两年前出走深圳，被蓄谋已久的赵大勇揽到自己旗下，进入深圳工程公司。

此刻，她正在办公室里与自己的好姐妹柳莺谈论关于二奶的私密事。

柳莺怀揣大学文凭在赵大勇的公司里拼搏了两年，没混个人模人样，结果做了无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刘志明的情人。这次两人私聊，柳莺是要告诉蒋曼玉自己下决心升级做二奶的决定。蒋曼玉对此痛心不已，告诫再三：“柳妹，你想好了吗？一旦踏上这条路，等于上了高速路，回头就难喽。”

柳莺一脸无奈，叹气说：“曼玉姐，我也不甘心，毕竟是个大学生，想靠本事吃饭。可我是心比天高，无奈命比纸薄，小姐志向丫头命运。现在大学生又怎样？机关事业单位没关系没背景难进，外企高薪岗位僧多粥少，考公务员比考大学还残酷，放眼望去，大学生照样难找理想如意的工作，只叹空怀鸿鹄之志。”

现实让人低下了高贵的头。既然她想通了，何必去惊扰她的美梦？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每个人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。只是蒋曼玉有隐忧，这高管局长靠得住吗？交通厅“前腐后继”已经不是新闻。蒋曼玉为她捏了一把汗。

“曼玉姐，做女人难啊，做没有依靠的女人更难！”柳莺凄然一笑，眼睛有点湿润，“曼玉姐，李大为是个好男人，如果还有可能，你一定要抓住他。女人本事再大工作再好，也比不上找一个疼她的好老公。”

一席话犹如揭了伤疤，蒋曼玉心里隐隐作痛。女人，一旦上错了床，人生的路就会完全不一样……

送走柳莺，蒋曼玉痛苦地陷入沉思。

沉思中，赵大勇推门而进。蒋曼玉惊了一下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赵总，有啥吩咐？”

“来看你呀，怎么，看美女也有错吗？”赵大勇盛气凌人却故作大大咧咧。

“赵总可不要戏弄我，我有自知之明。”蒋曼玉不卑不亢，脸上有一丝笑意都没有。

赵大勇心里冷笑：哼！还神气呐！再神气照样被黑道老大张振威弄到手！

本想反唇相讥，但想到有要紧事办，赵大勇便一本正经起来，眼盯着蒋曼玉，说道：“公司决定进军东南县，开发房地产，要在那里成立分公司，决定任命你为分公司经理。”

“我当分公司经理？赵总不是拿我开心吧？”蒋曼玉半信半疑。

“你是最佳人选，我看好你。”赵大勇拍着胸脯说。

“让我考虑考虑……”蒋曼玉低下头思索着。她渴望独当一面，可是东南县是她的伤心之地，那里给她留下了深深的难以愈合的创伤。刚才柳莺还在提醒她不要放弃李大为。蒋曼玉很清楚，她今生是永远无法走出李大为的身影的。

“莫非蒋小姐不愿意回东南县？说实话，还有人争着去呢。”赵大勇心里开始打鼓，试探地问。

“谁说我不愿意？我愿意去。”蒋曼玉下意识急切地说，生怕被人抢了去。

赵大勇心中的石头落地了。

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万物生机勃勃的气息。

蒋曼玉在深圳登上了飞往北西市的航班。

两个小时后，蒋曼玉匆匆走出北西航站楼，拦下一辆的士，驶上高速路，直奔东南县。

“嘭！”车子猛烈颠簸了一下。蒋曼玉的头碰到了车顶。

司机歉意地提醒：小心，高速路不好走。

蒋曼玉这才回过神来，看到有民工正在维修高速公路，也听到了机器轰鸣声。她嘀咕说：“这条高速公路通车才两年，怎么就烂成这样了？”

“豆腐渣工程嘛，这不明摆着！”司机愤愤地说。

蒋曼玉很是惊讶，说：“不会吧？两年前，东南县公安局因护路有功还受了表扬呢。”

“你是说李大为局长啊？”司机苦笑说，“不错，他是抓了几个强揽工程强供建材的地痞地霸，可高速公路上更大的蛀虫，他抓得着吗？”

“哦……”蒋曼玉本想再多问一些关于李大为的传闻，但日思夜梦的东南县已在眼前。

伫立街头，蒋曼玉克制着莫名的欣喜和激动。她掏出手机，翻出李大为的号码。犹豫着刚拨出去，又惊兔似的关掉。这样反复了多次，最终还是继续邀下一台的士，悻悻然径直去了东南宾馆。

蒋曼玉住进了东南宾馆的608房间。

在以床为核心的空间里，蒋曼玉此时再也无法宁静下来。希冀与忐忑，甜蜜与哀伤，笑颜与泪水，一切的全部，混合着，翻滚着。她曾是李大为以生命守护的娇妻，她也曾委身黑道而制造了李大为的奇耻大辱！当然，客观地说，奇耻大辱是一场滔天阴谋。尽管如此，蒋曼玉与李大为这对人见人羡的伉俪再无转圜余地。事实上，在一切的混乱沉淀之后，李大为也一直处在自责中。

思前想后，蒋曼玉最后不由自主地摁响茶几上的座机，拨出一串熟稔的号码。两年没拨这个号码了，不，她拨过，只是往往半途而废。

“大为……”蒋曼玉刚吐出这两个字，眼泪已夺眶而出。

仅仅沉寂了几秒钟，话筒里传来惊喜而热烈的声音：“曼玉！你是曼玉！你在哪儿？你回东南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？”

蒋曼玉泪流满面，哽咽着告诉他宾馆房间号！

仿佛等了一百年，蒋曼玉听到了由远而近的脚步声，那是他的脚步声，没错。脚步声没有了，她听到了急切的敲门声，同时也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。打开门，眼前一亮，他比以前更加挺拔、刚毅。一瞬间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忘乎所以地，不顾一切地扑进李大为的怀里，双臂牢牢抱紧李大为的熊腰，喃喃自语：

大为，抱紧我，抱紧我……

这一刻，他完全呼应着蒋曼玉，紧紧把她环抱在怀里。

他的心儿在颤动，并开始燃烧。她的温软丰腴的身体向他传递着浓浓的思念、孤寂和激情。

蒋曼玉的喘息声似战鼓一声比一声激越，并推着李大为往床边去。李大为稍稍冷静下来，轻轻地说：“曼玉，我们不能这样……”

犹如浇了一盆冷水，蒋曼玉愣住了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怎么了？大为，你永远记恨我吗？难道时到今日你还不明白，张振威是为了打击你才蓄意对我使出下三滥的手段？

李大为心里绞痛，可仍然不合时宜地说：“曼玉，我是来了解腾飞公司打砸案的。”

蒋曼玉哀怨地看了李大为一眼，猛地一把推开他：“你走吧……”

“曼玉，对不起，请你理解我。你也知道我现在有了妻子，不能做对不起你和她的事，还有我大小是一局之长，不能让下属和老百姓戳脊梁。我知道是我害了你，这两年你吃了不少苦头。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，好吗？”李大为发自肺腑。

良久，蒋曼玉平静下来，拭干脸上的泪水，打开了房门。

走在幽长的走廊里，久违的习惯动作又来了，蒋曼玉的玉手不自觉地挽住李大为的胳膊。李大为略一挣扎，蒋曼玉也就索然地放开了。

“对不起，没办法，东南县太小了。”李大为歉意地说。

这只胳膊，她曾挽了六年。如今，她想再挽着，她也能挽着，可他不能让她挽了。蒋曼玉报之理解一笑，那笑容分明有几分苦涩，心里却是隐隐的痛。

来到一家餐厅，李大为要了个小包厢，安排蒋曼玉坐下，然后才开始点菜。中规中矩，有礼有节，就是少了几分亲热。

“来，曼玉，为咱们重逢干一杯。”李大为端起酒杯，蒋曼玉也端起酒杯，相互凝视着，似有千言万语，却默默地轻轻碰了杯。李大为先干为敬。他几次暗暗审视蒋曼玉，她比以前更有气质，也显得更练达。

蒋曼玉目睹李大为的喉结上下滑动几下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与此同时，她头一仰，杯中滴酒不留。

“大为，仕途如意吗？”蒋曼玉关切地问。

“还行吧，代理两年多了，组织上仍没安排其他人选。”李大为自我解嘲。

“不跑不送，原地不动。你呀，真不知怎么说你！”蒋曼玉接过话题爱怜地说，“大为，说实话，你再这样干下去，我担心你连代理公安局长都干不长久。”

蒋曼玉的直率让李大为惊讶，追问：“此话何以见得？”

蒋曼玉一针见血：“两年了，还是个代理，说明管着你官帽的领导对你这两年的工作不满意，还要以观后效。后面的工作怎么抓？如果是现套路，领导照样不满意。大为，其实你是一点就通的人，有些潜规则你能理解也知道怎么做，但要付诸行动你又做不来。你感到龌龊，你放不下脸面。你呀，宁折不弯，一根筋。”

李大为摇摇头，感叹说：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内不愧于心，不奢求其他。”

蒋曼玉也发出感慨：“宁折不弯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这是一种难得的境界。不过，大为，你也要记住，为保全自己，谋求更大的发展，韩信胯下之辱也不失权宜之计。”

“曼玉，还是谈谈你自己吧。这两年，你过得好吗？”李大为关切地问。

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忧郁的神色镌刻在蒋曼玉的脸上，显出沧桑。一个女流之辈，能混出个啥名堂？小姐脾气丫鬟命，这辈子注定不会幸福。蒋曼玉一笔带过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知足常乐，女人嘛，有个可靠的男人，有个温馨的家，就是幸福。”李大为安慰说。

蒋曼玉点了点头，拭去脸上的泪水。

李大为想了想，小心问：“曼玉，这两年遇上称心的人了吗？成家没有？”

蒋曼玉哀怨地说：“你看我这样子，像个有家的人吗？”

李大为心中也充溢着看不见的伤感。

见蒋曼玉非常伤心，李大为小心翼翼说：“曼玉，我们不谈这个话题，好吗？今天来，我还有正事要问你……”

“不，大为，在谈你的正事之前，今天我们要来个彻底了断，否则一切免谈。”蒋曼玉的心在流血，痴痴地盯着李大为，不甘心地真情告白，“大为，你何尝

不知道一个女人最需要的是什麼！大为，我这次回来找你，就是想要你一个确切的答案。大为，你还能给我爱情和家庭吗？大为，你我心里都明白，其实不管发生什麼，咱们俩才是最般配的……”说着说着，蒋曼玉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

终于触摸到两人最柔软的内心世界，那也是两人最坚硬的伤疤。两年多来，他们都在回避这个话题。李大为哽咽说：“曼玉，你是我内心深处最牵肠挂肚的人，我忘不了咱们曾经共度的美好时光。可我不再伤害现在的妻子雅琴，她单纯，没受过挫折，她唯一的亲人，她的哥哥张振威，是我亲自把他送进监狱的……”

蒋曼玉霍地站起来，情绪激动：“李大为，我不准你在我面前提张振威的名字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听到他名字，我恨他八辈子！”

李大为一时不知所措。蒋曼玉冷笑一声，继续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抓了赵雅琴的哥哥，你感到对不住她，你要呵护她一辈子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责任。多高尚啊！可你这样做，对我公平吗？”

李大为欲辩解。蒋曼玉咬着牙含着泪，情绪开始激动，继续说下去：“大为，我今天要跟你说明白说个痛快，再不说，我会憋疯的。张振威为什么要设下圈套羞辱我？就因为我是李大为的傻女人，你明白吗？你一个普通警察，偏要同他针锋相对，他拿你没办法，便向你妻子下钩子，为的就是报复，为的就是摧毁你的斗志。我那时多单纯，除了你，没经历第二个男人。我还要躺在他怀里求他到县长那儿为你说情，为的就是让你早日出人头地，不至于整日窝囊受气！我恨我傻啊！大为，不是因为你，张振威不会毁了我。大为，我恨你！”越说情绪越难以控制，蒋曼玉猛地把桌上一满杯酒泼向李大为，然后痛哭着转身飞跑着出去。

李大为根本没防备，酒倒在他脸上，模糊了双眼，他没有去揩，任这醉人的液体和着汹涌的泪水流淌到脖子、胸脯……这残忍的真相，蒋曼玉几乎是一吐为快。

张振威，恨不得把你剁成肉酱！李大为右手猛地砸向桌子……

李大为与蒋曼玉的相逢，其实是赵大勇精心策划的。赵大勇曾做了一个可怕的梦。黑沉沉的，赵大勇感到自己置身于荒山野岭中，到处是鬼哭狼嚎。他

毛骨悚然，必须逃离！然而四肢沉重，不管他如何费力挣扎，双脚仍是迈不开。后背凉飕飕的，他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只东北虎面目狰狞嚎叫着向他扑来。他六魂出窍，大喊救命，可喊不出声来。他拼命去推开东北虎，这东北虎却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彭得胜，咬牙切齿喊道：“偿命来！”赶快跑啊！他终于挪动脚步，慌不择路，狼奔豕突。又有人挡住了去路，他使劲睁开眼，来人一身警服，大义凛然，铁骨铮铮，是李大为！难道他破了“东北虎”彭得胜暴毙案，千里迢迢赶到深圳捉拿他归案？不好，落在他手里，不死也要脱一层皮。他转身就逃。李大为大喝一声：“哪里逃！”只见他非常沉着熟练地把一只锃亮的手铐向赵大勇投掷过来。赵大勇慌忙躲避，却见那手铐倏地变成一张大网铺天盖地向他撒来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网住就死定了！赵大勇使出吃奶的力气，骨碌一滚……

“哎哟！”赵大勇摔到地上，全身疼痛难忍，汗水淋漓。摸摸身边的床铺，原来是个梦，的确是个梦。他长舒了一口气，身子却仍如虚脱一般。

这里是深圳豪华酒店，东南县远在千里之外。赵大勇挣脱梦魇的恐惧，拉开了厚厚的窗帘，房间顿时亮堂起来，原来天早就亮了。

赵大勇脑子里全是梦，这梦是凶兆啊。

最近这些日子，赵大勇常常接到一些内线消息，说李大为升迁在即，为了出政绩，他又开始咬住两年前张振威腾飞公司打砸案和“东北虎”彭得胜暴毙案。如果这两个案子破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李大为何许人也？赵大勇比组织部还清楚。也正因如此，两年来的恐惧一直压在赵大勇的胸口，让他噩梦连连。

赵大勇非常清楚，当下只有拿下李大为才能高枕无忧！为了拿下李大为，赵大勇早在两年前就谋划了一张牌。

这张牌自然就是蒋曼玉。

当初蒋曼玉一逃离东南县，赵大勇就布置眼线一路跟踪到深圳，并处处设计，最终将走投无路的蒋曼玉揽到旗下。不仅如此，赵大勇对蒋曼玉的身体也是垂涎三尺，但多次软硬兼施，终不得手。赵大勇从大局出发，停止了对蒋曼玉身体的进攻。

这次蒋曼玉同意去东南筹建分公司以后，赵大勇自然心中大喜，立即把一个叫宋军的手下叫了过来，命他暗中跟踪蒋曼玉，同机飞赴北西，拍下她和李大为的暧昧交往，如果拍到李大为受贿玩女人的镜头，重重有奖。

宋军唯唯诺诺，心里却暗忖：赵大勇要搞定的人，不死也要脱层皮，这次李大为是在劫难逃了。

拿捏一个县公安局长，在赵大勇看来只是小菜一碟？想当年无极省的打假英雄、省质监局局长是何等的金刚不坏之身啊。赵大勇多少同行兄弟吃尽了质检局长的苦头。赵大勇自己也曾为上万吨不合格的钢材，动用过所有能动用的关系想打通质检局长，甚至硬着头皮上门送上十万百万，结果毫无意外地被拒之门外。

怎么着？就是这样一个硬汉，最后还是被赵大勇击倒。击倒的手段其实很简单，简单到所有人都不觉得新鲜。过程是这样：赵大勇花一万元安排了一个局长老同学聚会饭局，自己并不出面。质监局长见是老同学宴请，又没有事相求，也就没了提防。酒醉饭饱，见侍候他的俄罗斯女郎风情万千，也许是酒壮色胆，也许是潜意识中有尝尝洋妞的欲望，总之是心猿意马，犯了一个男人常犯的错误。没想到，藏在五星级宾馆房间里的针孔摄像机录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。接下来，影像被制成光碟邮寄到纪委，同时还发到网络上。很快，这位传说中的打假英雄从此在政界消失。自此，赵大勇在江湖上声名鹊起。

赵大勇何许人也？江湖传说，无极省境内的高速公路建设，赵大勇是总包头，号称“高速大王”。他跟现任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刘志明关系非同一般，如日中天的深圳工程公司就是他俩组建的。只是后来刘志明对官场更痴迷，便悉心经营自己的仕途，直至当上省高管局一把手、省交通厅党组成员。哥俩一个在商场，一个在官场，珠联璧合，游刃有余，所向无敌。

赵大勇曾经在同道中有意露一手，当着七八个施工单位老总的面，放出大话说，一个电话就可以让高管局长刘志明在二十分钟内赶到。结果，电话打出去不到十五分钟，刘志明就赶到了。

这双簧唱得效果极佳。从此，赵大勇“高速大王”的称号便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。

高速公路是唐僧肉，谁不垂涎欲滴？为了有机会吃上一口，一群人屁颠屁颠鞍前马后把赵大勇伺候得爽。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均在四千万元以上，巨大的利润空间，让人铤而走险。高速公路工程招标暗箱操作的背后涌动着赤裸裸的金钱交易。赵大勇明目张胆收钱，他不是干部也不是党员，党纪国法管不

着，啥也不怕！收了钱，办成了事，皆大欢喜，还有啥担心的？那鲜亮扎眼的红票子像滔滔洪水一样涌来，赵大勇乐开了怀笑眯了眼。

东南县境内有两条高速路破土动工，赵大勇是总包头。李大为当上代理公安局长，一直对地痞地霸露头就打，当地强揽工程、强供地材、阻工闹事的现象几乎销声匿迹。按理，赵大勇要感谢李大为才是，李大为可是施工单位的财神爷和保护神啊。

这个问题，连赵大勇的手下宋军也想不通，他找不出赵大勇要如此这般对付李大为的理由。尽管想不通，宋军还是按照老板的吩咐去密切跟踪蒋曼玉。

蒋曼玉住进 608 房，宋军很快住进了隔壁的 606 房。

在蒋曼玉短暂的“一百年”等待中，宋军一直没能将针孔摄像装进 608 房去。最后宋军只能耳贴墙壁，静听隔壁动静。

就在宋军无奈之际，赵大勇的电话追来了，宋军想着奖金，只得连声说：“赵总，蒋曼玉跟李局长接上头了。”

赵大勇急忙问道：“拍下来了没有？宋军，赶快把片子送过来，我要先睹为快。”

宋军嗫嚅说：“赵总，对不起，拍公安局长的隐私……这，这合适吗？”

赵大勇气急败坏：“你这孬种，我的银子白养你了。拍下来，就成了我们的核武器，懂吗？”

“赵总息怒，我一定听从赵总吩咐，请赵总一万个放心。不过，这次他们什么都没做。”宋军吞吞吐吐以实相告，“赵总，对不起……”

赵大勇一听，不问青红皂白就呵斥：“猪头！你‘对不起’顶屁用？怎么办事的？隔靴搔痒的镜头没啥意思，真枪实弹拼肉搏战的场面才最有杀伤力。”

宋军委屈地辩解：“他们没干肉搏战，我哪里去拍摄？”

赵大勇恶狠狠警告，要他无论如何拍到他俩上演的床上戏，这是死任务，尽快！拍到了，还有万元奖励！

“好，好，请赵总放心，我肝脑涂地也要拍到！”宋军油嘴滑舌，就冲那万元奖金，哪怕电脑合成以假乱真也要加工出李大为权色交易的镜头。

灭掉宋军的电话，赵大勇就骂开了：他妈的，你李大为真是狗咬耗子——

多管闲事。两年黑吃黑案子你他妈的还去查干啥？弄高速公路的公司谁没有几把刷子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！只怕案子没有破，你就要乖乖走人。要不是当年公安部黎副部长钦定，你这个代理公安局长恐怕早就泥菩萨过河了。

一通痛骂之后，赵大勇并没有从恶梦般的忧惧中解脱出来。在宽大的办公室里，赵大勇如坐针毡，不停地转来转去，最后站在向北的窗前，眺望千里之外的东南县。赵大勇的嗅觉极为发达，他敏锐到一种危险正在迫近，潜意识里已经是如临大敌。赵大勇很明白，李大为破案之时，就是他和老大刘志明倒台毁灭之时，而且必将引发一场无极省官场大地震。

必须阻止李大为！必须拿下李大为！当前组织上正在考察李大为，这是拿下李大为的最佳时机。宋军这样的人干一点偷窥之类的事还行，要组织拿下李大为这样的重要作战行动，那还差得远。赵大勇越想越觉得事不宜迟，觉得非常有必要亲自去东南县坐镇指挥，而且地马上出发。

赵大勇从深圳飞到北西市。一下飞机，赵大勇先试着给北西市公安局局长贺云飞打了个电话：“贺局，忙什么呢？向你报告一个情况啊，我东南县的施工环境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还是那个李大为狮子大张口，不好对付啊。我打着您的牌子求他也没有用，他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啊。”

“这小子就是这个个性，我知道。下次，我当面同他说说。”贺云飞说。

“贺局，李大为这么不听您的话，不如把他换了。听说，这次考察，很多领导对他有意见。”赵大勇试探着说。

“放心，我会把把关的。政法系统用人，市委书记也要尊重我的意见。”贺云飞不紧不慢说。

这个老狐狸，又跟我玩太极。赵大勇心里咒骂着，嘴上仍说：“这就好，贺局你可千万要把把关，不能让李大为上去，拜托了。”

“放心，我不会用不听我话的人，这是起码的用人之道。”贺云飞说。

虽然贺云飞没承诺什么，但是要阻止李大为提拔，贺云飞就是一个重要关卡。

挂掉贺云飞的电话，赵大勇又给东南县高速公路指挥部副指挥长谭大明去了一个电话，要谭大明安排一餐便饭，务必把李大为请出来。

谭大明请李大为吃一顿饭不是难事。李大为不得志那几年也在高速公路